

乔洪波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山上

有片
丁香林



山上有片丁香林

乔洪波

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上有片丁香林/乔洪波著. —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8. 12

ISBN 978 - 7 - 5329 - 2924 - 5

I. 山… II. 乔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3878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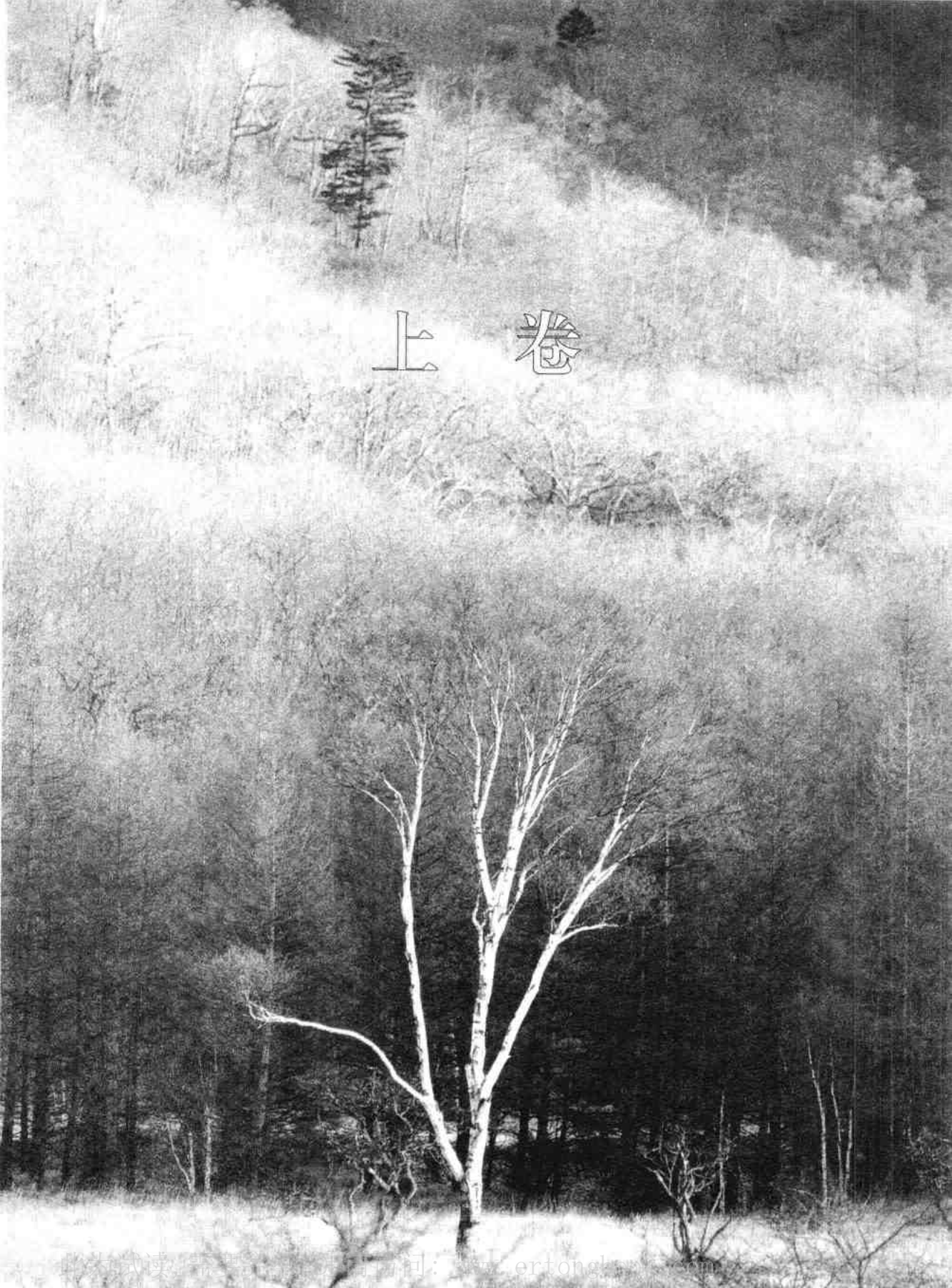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
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173 × 235 毫米 16 开
印张/32 插页/1 千字/535
定 价 35.00 元

终日沉溺于那些迷茫的文字之中，我常常疲惫不堪。每当此时，目光总会习惯性游离于远方。此时，远远那座很高的青色山冈便呈现于视野之内。

记忆之中山上只有座寺庙算得上是古迹。山门两侧的对联语句很犀利——暮鼓晨钟，惊醒世间名利客；经声佛号，唤回苦海梦迷人。除此之外，漫山遍野只是些不同纲目的落叶乔木或灌木，以及许许多多叫不上名的野花、认识或不认识的杂草，还有无数大小不同、形状各异、质地光滑或粗糙、半掩或全裸于地表的乱石。然而半山的南坡上却蓬蓬勃勃生长着一片广阔的丁香林。每年四月下旬，株株丁香就会盛开出一望无际的花穗。白紫两色的花穗儿素洁而淡雅，远远望去云蒸霞蔚一般，整座山因此而有了灵魂。每当这个时节，城市的上空便氤氲着令人心醉神怡的淡淡芬芳。

经年被丁香的花色愉悦着，被她们的芳香熏陶着，这座城市，一定会比他乡要性情婉约和善解风情得多吧？否则，怎么会在我的身边，发生过那么多伤感而又凄婉的故事呢？

薄阴的秋日午后。我坐在书房的窗前向远处那座大山望去，再次想起那个多年前缠绵悱恻曲折动人的情感故事。那片紫色与馨香也因此变得无比生动清晰起来。对这样一个伤感的记忆我总是欲罢不能，最终决定运用早年的语言，将其忠实地描述出来。



上卷

1

四月末。丁香花盛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。

这一天的阳光似乎与往常没有丝毫的不同。

青年康桦行走在自己的康庄大道上。目标是山上那片素雅的丁香花海。

康桦早年命运坎坷。等到最后这批流放中国基层乡村的青年带着柳条箱回到省城时，迎接他们的只有自己的家人。那刺眼的寂寥场景与当初隆重的送行场面反差之大，天壤之别。没有人再呼喊口号向他们表达敬意。同样，更没有人真正在乎他们激情的过去与更加迷茫的未来。他们已被初露端倪的商业社会残酷抛弃。能挽救他们的只有父母的地位和能量。但迄今，他依然没有任何职位。

康桦总是习惯在那些忧郁的时刻融入心中这片丁香林。在潜意识之中，紫色的丁香幻化成深具亲和力的柔弱女性微微摇曳在晚风中，如花似梦。她们言笑晏晏，她们窃窃私语。他能解读她们的笑容，听懂她们的心声，这种梦幻般的感情交流和心灵沟通，往往会使他暂时忘却眼前的不快与现实的污浊。每每从乡村返城，青年康桦总会迷醉在这片无边无际的花海之中。

但此刻，花海里传来了柔美的女声。手风琴伴奏出单纯优美的旋律，伴随着阵阵青春的喧闹。盎然的春色和柔美的歌声使康桦感动异常，他觉得有一种东西从心底里升腾起来。那是一种对美好生活充满种种构想的期盼，那是要成就一番事业、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渴望。

歌声渐渐消散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。康桦看到丁香林空阔处围坐了一圈男

女大学生。歌者是一个身材极好的高个儿姑娘，身穿黄色高领羊毛衫，洁白的手绢随意系在发梢后。她冲坐在人群中的那个拉手风琴的小伙子说了句什么。于是动人的歌声再次冉冉升起。

许久之后，康桦突然听到有人朝这边快步走来。扭头一看，正是刚才唱歌的那个姑娘。她满面绯红，喘息不定，在康桦近旁一棵粗大的马尾松后面停下，并把身体倚靠在树干上。她椭圆的脸庞光洁细腻，红润的嘴唇恰似熟透了的樱桃。青年康桦一时间怦然心动，不敢直视，只拿眼偷偷地去瞟。那姑娘并未注意到康桦，躲在树后悄悄往山下望，每次回过头来总要忍不住地俏笑一下。康桦就觉得她很迷人，有些神不守舍。

“韩歌——”下面不远处传来一个男同学的呼喊。那姑娘“倏”地把头缩了回来，禁不住轻轻地以手掩口笑出声来。“韩歌，多好听的名字啊！”康桦心里想，再一次去看她时，却恰与她的目光相遇。韩歌的眼神稍稍愣了一下，在最多只有一秒钟的时间里，给康桦留下了一个让他有理由做出种种美好猜想的深刻印象。

“韩歌，你在哪儿？快出来吧，我走不动了。”声音越来越近，康桦看清喊话的是那个拉手风琴的小伙子。他终于生气了，忽然把手风琴往肩上一背，愤愤地往山下走去。康桦哑着声朝韩歌说：“他走了。”韩歌探头一看，立刻失了笑容，顺着树身坐下去，面露不悦。但瞬即起身追过去，边走边喊：“高峰——高峰——我在这儿呢！等一会儿——”高峰好像真生气了，一声不应，只管自己往下走。韩歌就一直喊着追了下去。

望着韩歌的背影渐渐消失，康桦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怅惘。构思中的那篇小说，女主人公的形象好像便有了原型。

夕阳西下，游人已经明显稀少。康桦这才漫步整个丁香林。最后轻轻地将花簇揽到了胸前，在心里对每一株丁香说：“我回来了。我将再也不会离开你们。”身边的花穗一齐舞动起来，仿佛是对他的归来表示热烈欢迎。

康桦一进家门，母亲就满面笑容地说：“小桦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：工作有眉目了。”母亲告诉康桦说，文化厅韩处长在她们病房住院期间知道了康桦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出院时就向母亲表示说出院后一定帮忙，因为母亲在他住院期间给了很多的关照。母亲是个老护士长了，其实她对病人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她的

确是比其他的护士更关心病人，经验也丰富，病人会更多地感到亲情般的温暖。因此，凡是经母亲护理过的病人，出院时差不多都要说这类感激话的，所以母亲也就并没把这位韩处长的话当真，更没给家人提过。没想到人家却很认真，给病房打来电话，转告母亲晚上带康桦到他家去一趟。

“这个人看起来就很有些水平，而且言谈举止都很稳重。所以，我看事情应该差不多。”母亲这样说。康桦听了很激动，说：“是不是该买点儿东西，谢谢人家？”母亲就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父亲一眼。父亲一般不主张事前送礼的，他认为那样是求人，是很卑贱的事；而事后送则不同，是对别人真心相助的一种回报。但这次父亲有了例外，咳嗽了两声，很认真地对母亲说：“是要谢谢的，照你的说法，人家是诚心诚意的了，即使不成，也该谢谢的。”康桦和母亲脸上就都有了笑容。母亲给康桦钱，叫他去买两瓶好酒，准备晚上去处长家。

康桦买来酒后愉悦地走进自己的小屋。家里住房紧张，妹妹和父母住在两间加起来还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平房内，康桦只好把床安在了门前只有八九个平方大的简易厨房里，床边勉强放了一个小三抽桌，可供他在上面书写所有的喜怒哀乐，和许许多多可称之为思想的东西。小屋的主要功能，当然还是用于炊事，所以总有种浓重的蜂窝煤味儿。康桦随手就把小窗户推开了。

妹妹康柳笑盈盈地跟了进来，望着康桦说：“哎，哥，今天淑静姐来了。”

“她说什么了？”康桦的脸色变得不太好看了。

“她只说改天再来找你。”康柳一边回答，一边在猜测他的心理活动。

康桦沉思起来。康柳便问哥哥是不是跟淑静吵架了。康桦说小孩子别瞎问。康柳比康桦小四岁，今年就要从幼师毕业了。她从小就跟康桦亲，因为她总是能从康桦那里得到呵护，而大哥康松却只会训她；而且康桦下乡，其实也是为了她。因为国家是有政策的。不管家中有几个子女，父母身边都只允许留下一个。那时大哥康松已经参军，按理说康桦是可以留城的。但康桦觉得自己如果留下，康柳就一定要走了，而家里就妹妹一个女孩儿，怎么能舍得让她到农村去呢。当时父母也很为难。他们是觉得，康桦从小已经在农村生活了那么多年，受了不少的苦了，很不忍心再让他重新回到农村去。最后，康桦瞒着父母在学校报了名。康柳知道后哭了好几天。正因为她跟康桦的感情很深，对康桦的事也就格外关心。康柳说：“哥，我觉得淑静姐这人很好，你可别对不住人家啊。”康桦有些不耐烦了，就往外撵她，康柳很无奈地在康桦肩上捅了一拳就走了。

一提起淑静，康桦就有些头疼，但现在有件高兴的事在等着他，也就顾不上去多想，只盼早点儿去见那位好心的处长。

晚饭后，康桦和母亲一起来到了韩处长家。母亲知道他生性腼腆，在门外叮嘱他，进门可别一紧张忘了问韩叔叔好。康桦说忘不了，心里却在想：怎么这么巧，上午在山上刚遇上个姓韩的漂亮姑娘，晚上又要来见一个姓韩的好心叔叔，不由得竟对这个“韩”姓产生了极大的好感。

寒暄过后，韩处长说：“是这样的，我的一位老战友是省纺织厅劳资处的处长，姓王。前几天我找了他。他说厅下面的服装公司最近正想调一个文书，人选目前还没定。我看咱们康桦正合适。”见康桦和母亲似乎有些不敢相信，韩处长又说：“你别把省级单位看得多了不起。我们还算是文化厅呢，可全厅还没听说有一个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文学作品的，康桦不是都发表了十几篇了吗？”康桦就很谦虚地说那都是瞎写。韩处长笑了，说能瞎写到报纸和杂志上去，也得有两下子才行啊。康桦的母亲问韩处长事情该怎么办。韩处长说：“我也不跟你客气。实话告诉你，我这个老战友既抽烟又喝酒。你就给他买两瓶好酒，再弄两条好烟。我把他的住址告诉你，这两天你就到他家去看看他。我再跟他说说，这事儿就没问题了。不过，辛护士长，你可别怪我让你花钱啊！”康桦的母亲忙说：“韩处长，你这话说哪里去了，这么好的事儿，没有你，我就是想花钱也找不上门儿呀。”又说了会儿话，母亲就跟康桦起身同韩处长夫妇告辞，把两瓶汾酒从兜里拿出来，说是谢谢韩处长的。韩处长和妻子推让不过，只好收下。韩处长说：“那好吧，我也不喝酒，咱就留着等康桦上了班，叫你家老康一起到我家来喝了它。”大家一起笑了。

第二天，康桦和母亲就一起去了纺织厅的王处长家。王处长同韩处长相比，显得不是那么太让人踏实，但收下了康桦带来的东西后，态度还是蛮热情的，虽然说了不少的困难，送康桦和母亲出门时却还是拍了拍康桦的肩膀，说让他在家等调令就行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康桦对韩处长从心底里涌出一种深深的感激，已将他视为自己的恩人。

康桦天天在家里等信。窗外稍有动静，他都要抬头看看，以为是送信的来了。

这天下午，他正在小桌上写小说，就听窗外一阵响动，往外看时，和他一起插队的女同学杨淑静已经把自行车停在他的窗前了。康桦马上没了情绪，但还是礼貌地走到门口迎接她。

杨淑静进了康桦的小屋，不等让座，自己在床沿儿上坐下。“我一来你好像就不高兴。想你了，不能来看看你吗？”杨淑静看着康桦说。

康桦无话可答，也不想再说什么，起身要去倒水。杨淑静说：“算了，不用了，也坐不了多久。只是来告诉你，我决定跟你分手。”康桦没想到杨淑静会这么痛快地跟自己分手，一时竟有些发愣，不知该说什么。杨淑静说：“没想到，是吗？我不是那种死皮赖脸的人。这段时间你这么冷淡，虽然你不愿明说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你看不上我，不想和我好下去了，想分手却又不愿先提出来。所以，想了好久，还是我主动提出来吧，免得你为难。”她说罢望向窗外，眼睛里满含着委屈，却没有眼泪。康桦刚想解释，却听到门外有人喊他，就把话打住了。

来的是也曾一起插队的同学王建国。他说：“抽空儿来看看你，顺便还有点儿事求你。没想到这么巧，淑静也在这里，就请你俩一块帮帮忙吧。”

建国是康桦和杨淑静两人共同的好朋友。在农村时，三人一直互相关照、互相帮助，不管谁探亲回来，带了好吃的总是三人一起分了吃。淑静和建国两人都因顶替，先康桦一年多回了城，但两人还都一直照顾着康桦。淑静和康桦相好，自不必说；可建国隔段儿时间就给康桦寄点儿零钱去，说是给个烟钱，这就让康桦和淑静都感激不尽了。所以听说建国有事想让他们帮忙，就都一口应承，说有什么困难尽管直说。

康桦给建国倒了杯茶。淑静看了康桦一眼，内心有些酸楚，却没露声色。康桦没有注意到。建国却发现了问题，说：“你怎么没给淑静倒水啊？”没等康桦张口，淑静就抢过来说：“是我没让他倒。我本来是想跟他说几句话就走的，你来了就陪你再坐会儿吧。”

建国说：“康桦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进了门儿，就是站一站，水也是要倒的呀。不过淑静你也别怪他，这些年在一起，他的性格咱也都一清二楚，就这么个人，跟谁都不会客气。”

淑静说：“是啊，所以我才没有怪他呀。”

康桦有些不自在了，转移话题，让建国说正事儿。建国说：“我还没来得及

告诉你俩，我已经从厂里辞了职，跟一个朋友一起干个体了。”

康桦和淑静都被吓了一跳，瞪大了眼睛说：“你可真大胆，这能行吗？”

建国说：“怎么不行，我这个朋友倒服装，才半年多就挣了好几千块了，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，一年下来，别说几千了，连五百都不到啊！我先请假跟他跑了两趟，一看行，回来就辞了职了。想跟你俩说的是我刚开始，资金不太够，不知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，能不能把结婚的钱先借我用一下，时间不长，两三个月就行，多少都可以，利息我比银行多付一倍。”

康桦听后有些为难。他还没工作，一分钱工资都没有，整天吃父母的心里已经很不是滋味儿，怎么还好再向父母要钱借给别人呢？而跟淑静的事也马上就要了结了，哪还有什么准备结婚的钱啊。可建国是自己的好朋友，回城前后人家一直都在帮助自己，现在想借点儿钱怎么好说不给呢。淑静见康桦在犹豫，就猜出了他的心理，生怕建国看出来，急忙说：“这点儿事好办，你别管了，我和康桦凑凑，你别嫌少就行。利息你就免了，到时候给我们弄两件儿好衣服穿穿就行啦。”

建国说：“那怎么行，利息只能多不能少，穿衣服更没问题。好吧，我也不跟你俩客气，越快越好。我还有点儿别的事儿，先走了，你俩慢慢聊吧。”

建国走后，淑静对康桦说：“建国是咱们的好朋友，他走出这一步不容易。他的困难咱不能不帮。但我知道你的心理，你还没工作，又不好跟家里张口。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我跟我哥和我姐说说，让他们帮着凑凑，凑个千儿八百的我想也就差不多了。但咱俩要说得一致，就说是咱俩借给他的。”

康桦没想到淑静把事情想得这么周到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在替自己着想，心里一阵感激又一阵愧疚，说：“淑静，很对不起你。可是咱俩的性格的确不太合适。”

淑静说：“好了康桦，你就不用再多说了。我虽然没你读的书多，可我也是明白事理的人。强扭的瓜是不会甜的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这辈子我就喜欢你一个人了，今后我就是跟了别人也会永远想着你的。”说着就掉了眼泪。

康桦说：“你别这么说，这么说我会一辈子都良心不安的。”

淑静抹了下眼泪说：“你用不着不安，这是我自己愿意的。好了，我走了，以后我不会再到你这里来了。康叔叔和辛阿姨那里你想办法替我解释一下吧。他

们对我都太好了，替我谢谢他们。”

康桦说：“我应该替他们好好谢谢你。我没回来时多亏了你常来照顾他们。特别是我爸爸住院时你对他的照料，他是常常挂在嘴边儿的。该多谢你才对。”

淑静站起来说：“都不要再多说了，就这样吧，我走了。”说完朝康桦伸出手来。康桦也伸手同她握了，就觉得淑静的手握得紧紧的，好像很不愿松开。他的心里便有种说不出的难过。送走淑静，他倒在床上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康桦的心情直到接到了调令才好转过来。

接到调令的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急着去单位报到。出门前，他特意穿上了哥哥从部队里给他寄来的绿军裤，上身穿了件洁白的衬衣。这是他最满意，也是眼下比较时髦的一身打扮。他先到厅劳资处去办了手续。劳资处给他开了一封介绍信，让他拿着去服装公司报到。这时他才知道，省服装公司竟在那座山下不远的地方，心里就又多了一份喜悦。此时的他，只觉得已经踏上了通往理想的道路，却不曾料到，这条道路并不平坦。

公司设在一栋四层楼上。康桦找到了公司的办公室。他听到屋里有人在说笑，不知为什么心里有些紧张，努力镇定了一下才敲了门。里面说了声“请进。”康桦就推门进去了。

屋里有三个人，两男一女。康桦朝那个年纪最大、有着一张虚胖的圆脸的男人望了一眼，猜想他应该是主任了，就走过去把厅里的介绍信递上去说：“您是何主任吧？我叫康桦，是来报到的。”何主任接过信，一双略小的眼睛飞快地眨巴起来——那样子让人觉得他好像不太识字——看了好一阵才说：“陶经理开会去了，不知道几点回来。你明天再来吧。你的工作得等他安排。”康桦想反正自己也没事儿，不如就在这里等等，工作没安排好，回家心里也不踏实，就说：“我等等他吧。”说完，却不知是该出去还是在屋里等。何主任却不再理会康桦，又跟坐在沙发上的那个年轻的女同志说笑去了。女同志却没理他，拍一拍身边的另一张沙发对康桦说：“坐吧，站着干吗？”又对何主任说，“你也不给人家让个座儿。”何主任就又眨一阵眼睛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还用让啊，坐就是了。”对面那个男的始终没说话，只用一种很有些居高临下的眼光瞥了康桦一眼。这处境让康桦有些不太舒服。他便往外走去，说：“不用了，我出去等吧。”

出了门没处去，康桦就上了四楼，站在楼梯口，隔着大玻璃窗向外望去，恰

好就看到了山上那片丁香林。花期早已过了，林子呈现出一片葱绿。一边望着，康桦不由得想起那天在山上遇到的那位姑娘。她确是太美了，一想起她，康桦就会心跳加速。他做梦都想能再遇上她一次。那次相遇后，他又到山上那个地方去过好几次。他有种感觉，好像只要到了那里，就能碰上那位叫韩歌的姑娘似的，但每次的结果，却都跟守株待兔没什么两样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康桦总有种预感，觉得自己一定还会再见到她的。他心里十分清楚，自己分明是在爱着她了。尽管他断定那个拉手风琴的男生一定是在跟她相恋着的，尽管他知道自己跟她相识的机会几乎是零，但这又怎样呢，爱是一定要相识的吗？爱是一定要最终生活在一起的吗？正在想着，刚才在办公室跟何主任说笑的那个女同志，手里拿着一叠文件上来了。她把文件送到了技术科，出来见康桦还站在那里，就说：“到我办公室去坐会儿吧，站在这里多累呀！”康桦说不用了。女同志却很坚持。康桦就跟着她下楼，去了她的办公室。

康桦看到她办公室门口的牌子上写着“打字室”三个字。进了屋，女同志向他做完自我介绍，康桦知道了她比自己小一岁，叫李红，是公司的打字员。李红还告诉康桦何主任对面那个男的叫陈立新，管着档案和仓库。李红又问康桦是调来干什么的。康桦说是来干文书的。李红笑了说：“那咱俩以后打交道的机会可就多了。”康桦问为什么。李红说：“这还不知道吗？文字的东西不都得你写我打吗？”

康桦说：“那以后就得请你多帮忙了。”

李红说：“算了吧，我一个打字员能帮你什么忙？应该是你多帮我才对啊。”

康桦说：“可是你比我来得早，工作经验比我多，而且公司的情况也比我熟，很多事还得多靠你指点啊。”

李红说：“别客气啦，那就互相帮助吧。”

康桦觉得李红的性格挺好，自己能跟她在一起工作一定会很愉快的。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，李红说：“我下去看看去，没准儿陶经理已经回来了呢，你别光坐在这里傻等啊。”她去了不多一会儿，很快就又回来了，说：“我说吧，陶经理根本不是开会去了，就是到厅财务处去了一趟，都回来好半天了。这个老何真够够的。你快去吧。”康桦顾不上问李红，老何是对很多人都够够的还是光对自己这个新来的够够的，向李红道声谢就又找老何去了。

康桦又到了办公室，小心地告诉何主任说陶经理回来了。何主任先愣了一

下，眼睛又飞快地眨巴起来。这时康桦明白这是何主任的习惯动作，跟识不识字儿没什么关系了。他觉得这个动作很让人生厌，虽然他知道能眨到那种速度并非一件容易的事。何主任把眼睛眨够了，才懒懒地起身，什么话也没说就出去了。康桦也不知他是去找陶经理了，还是先办什么别的事去了，只好站在那里等他回来。过了一阵子，何主任回来了，不理康桦，只对陈立新说：“小陈，你带他到仓库去搬张写字台吧。”陈立新问他放哪里。何主任说放到李红屋里去。

康桦就跟陈立新去仓库搬了写字台和椅子。安顿完毕，又被何主任叫了过去。何主任没有再眨眼睛，态度也客气了一些，指指沙发说：“坐吧。”康桦就坐下，听何主任安排工作。何主任说陶经理让他先负责公司的收发和仓库保管，没事儿的时候帮李红印文件。另外，每天上午和下午给经理室打一次开水，临时工作听何主任安排。康桦听完心一下子就凉了下來，心想，不是来当文书的吗？怎么尽是些杂七杂八的事呢？又不太敢问，怕给领导落个不服从分配的印象，正在狐疑，陈立新却迫不及待地要交接仓库保管的工作了。

回家后康桦把报到的经过跟父母说了一遍。父母听了也都有些不解，不知公司经理是怎么打算的，但都劝他一定要安心工作，切不可烦躁，等抽时间找韩处长，托他问问厅里的王处长再说。

星期天康桦和母亲一起去了韩处长家。这些事父亲是从不出头的。

韩处长听康桦介绍了情况，说：“先别急，星期一我就给老王打电话。应该没有问题，说好了是干文书的，干收发咱还找他吗？要是干不了文书，咱就让他想办法给调换个公司。辛护士长，你就放心吧，康桦的事我既然管了就一定管到底。”康桦和母亲听了心里都觉得踏实多了，感激得连声道谢。韩处长说：“不用这么客气，不把康桦的工作安排好，我怎么能叫老康同志来喝那两瓶汾酒啊？”又对康桦说，“我女儿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，我准备也把她安排到你们公司，到时候你们就是同事了。我那个女儿没受过任何锻炼，到时候你还得好好帮助她啊。”

康桦的母亲说：“人家是大学生，不比他强多啦。你可真有福气，一儿一女都这么有出息。”她听韩处长说过他有个儿子在北大学物理，毕业后留校了。韩处长说：“我这个女儿可不如她哥哥，聪明是挺聪明，可就是不肯下工夫。她哥哥比她可强多了，马上要公派到美国读研究生去了。”说完又向康桦介绍说，他女儿也是学中文的，希望康桦能在写作方面多给她一些指导。

康桦说：“那公司里的文书应该她来干呀。”

韩处长说：“她呀，不愿干这种累脑子的事儿。她喜欢资料室，觉得工作清闲，看书又方便。”

康桦这时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：“韩叔叔，您女儿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韩处长说：“叫韩歌，你认识吗？”康桦猛然一阵惊喜，心跳有些过速地支吾道：“不，不认识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”心里在想，如果真能跟韩歌在一起工作，这一辈子都别无他求了。

过了几天，韩处长在电话里告诉康桦的母亲，说康桦的事他已经让王处长给问了。公司的回答是，文书这个工作原是有好几个人想来干的，而且都是关系，不好推脱，就只好说暂时不需要了。所以康桦刚来，不好一下子就安排在文书的岗位上，怕其他的几个关系知道了，问起来不好解释，因此只能先说是收发员，文书的工作也兼着，但不正式宣布，等过了这阵风儿再说。

康桦听了觉得公司的做法没什么不对，而且这两天经理的确是经常让他起草一些文件，何况有厅里王处长这个关系，也就不把眼下这种安排太放在心上了。但有时想起韩歌就要来了，觉得让她看到自己在干些杂活很有些丢脸，他就免不了还是有些急躁。于是他就加倍地努力工作，同时拼命地写自己的小说，想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赢得经理的赏识，能赶在韩歌来之前，干上文书的工作。

一个多月过去了，工作却还是那样，主要是每天上午和下午到院子门口的传达室去拿报纸和各种文件，有时厅里下发或转发紧急文件，还要骑着车子跑到厅里去拿；再就是整理仓库，给经理打水，帮李红印文件。除了这些工作还有一些经理和何主任临时支派的杂事，比如去火车站买车票、接送人啦，帮外地到公司来办理公事的人安排住宿啦，到货场去装卸货物啦。总之，一切没有明确是谁人分管的零碎活儿统统归属了康桦，而起草个文件之类的动笔的事却少得可怜。最让他有些不能容忍的是，只要一有琐事，不管他正在忙着什么，何主任都要叫他立刻停下来去做。即便那个陈立新在那里闲着喝茶看报，何主任也不会去支使他。好像他康桦的主要工作就是打杂儿，写东西倒是捎带的了。他不明白为什么领导要把所有的杂事都分给自己，而那个陈立新却可以整天什么都不干。他不明白这个陈立新的工作岗位该叫个什么，更不明白公司里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一个什么都不干的工作岗位。他一肚子的疑惑和怨言，却什么也不敢问，什么也不敢说，只是默默地去做着这一切。他相信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的，因为他的埋头

苦干的精神已经赢得了经理和公司里很多同志的肯定，而且叶副经理已经两次在公司大会上郑重地表扬过他了。一把手陶经理虽然还有点儿让康桦看不出到底对自己是否满意，但起码也在口头上说过他的文字是很好的。他想不出任何不让他干文书的理由，剩下的，可能就是等那阵风过去所需要的时间了。就是韩歌来了，她也会知道自己是当文书调来的，眼下的安排不过是暂时的，何况自己还可以把过去发表的东西拿给她看。韩处长说过，她是学中文的。她自然会看重自己已经取得的那些成绩的。这样想着，康桦心里就踏实多了。